



NIFD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National Institution for Finance & Development

NIFD季报

主编:李扬

银行业运行

曾刚

王伟

2021年3月

《NIFD季报》是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要的集体研究成果之一，旨在定期、系统、全面跟踪全球金融市场、人民币汇率、国内宏观经济、中国宏观金融、国家资产负债表、财政运行、金融监管、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金融、银行业运行、保险业运行、特殊资产行业运行等领域的动态，并对各领域的金融风险状况进行评估。《NIFD季报》由三个季度报告和一个年度报告构成。NIFD季度报告于各季度结束后的第二个月发布，并在实验室微信公众号和官方网站同时推出；NIFD年度报告于下一年度 2 月份发布。

经济复苏带动业绩企稳，结构优化仍待深入

摘要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冲击，商业银行经营业绩也遭遇一定程度下滑，但随着二季度经济企稳，商业银行各项指标有所回升，总体表现较为平稳。2020年末，商业银行资产总额达到265.8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0.1%，仍保持较快增长。累计实现净利润1.94万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7%。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2.1%，较年初下降10BP，行业整体息差企稳，但今年以来农商行净息差下降幅度仍较大。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为1.84%，较年初下降了2BP，近8年来首次出现下降，其中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率稳中有降，大型银行保持较低水平，农商行不良率已达到3.88%的高位。商业银行整体拨备覆盖率为184.5%，较年初下降1.5个百分点，该指标反映出商业银行风险抵补能力并未受到经济下行过大影响。大中型银行的抵补能力较为稳健，但城商行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风险抵补能力分化较为明显。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10.72%、12%、14.7%，总资本充足率较年初增加6个BP。商业银行整体流动性覆盖率为146.5%，四季度有所上升，不同类型银行流动性分层现象日趋明显，流动性风险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小银行面临的重要挑战。

本报告负责人：曾刚

本报告执笔人：

● 曾刚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副主任

● 王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

【NIFD 季报】

全球金融市场

人民币汇率

国内宏观经济

中国宏观金融

宏观杠杆率

中国财政运行

中国金融监管

房地产金融

债券市场

股票市场

银行业运行

保险业运行

特殊资产行业运行

展望 2021 年，宏观大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改变对银行业整体资产质量的悲观预期，稳中偏紧的流动性约束也有利于稳定的净息差水平。银行监管方面，严监管已经常态化，银行日常检查将继续从严，问题银行处置将继续推进。另外，2021 年是资管新规过渡期最后一年，新老产品清理进入攻坚时期，非标资产的压缩也会对银行资产负债表产生一定冲击。《商业银行法》、《中央银行法》等逐步修订，意味着银行业整体监管框架将逐渐成型，将重塑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和运营边际，促使不同类型银行专注主业，提升风险管理能力，采取差异化经营策略。

目 录

一、2020 年银行业面临的宏观环境	1
二、银行业经营情况	2
(一) 资产规模增速加快	2
(二) 商业银行净利润降幅收窄	3
(三) 净息差企稳	4
(四) 风险状况	5
三、2021 年运行展望	12
(一) 加大风险处置力度，防范系统性风险	12
(二) 强化金融科技和互联网业务的监管	13
(三) 应对监管与竞争挑战，提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	14

一、2020 年银行业面临的宏观环境

2020 年，全球经济仍在不平衡复苏进程之中。海外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给经济复苏蒙上阴影。在疫情持续情况下，各主要国家货币政策仍将维持宽松，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呈现高增长、高波动的趋势。国内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经济率先复苏，2020 年中国经济实际同比增长 2.3%，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的恢复也降低了银行资产质量和利息收入的压力。

货币政策方面，2020 年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等货币政策调控，直接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进而降低三农、中小微企业等群体的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央行不断加强预期管理，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平稳运行，截至 2020 年末，LPR 报价连续 8 个月维持不变，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年中呈现出巨大的 V 型反转，给商业银行的债券投资估值带来较大冲击。

2020 年，银行业监管政策多方发力，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并未放松对商业银行合规经营的监管和风险的防范。一是通过政策指引，鼓励商业银行利用现有资本资源大力支持疫情防控、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重点区域发展。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外贸企业累计实施延期还本付息 6.6 万亿元，有力支持国民经济稳步复苏。二是有序处置了高风险金融机构和重点领域风险，包括接管重整包商银行，有序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压降了房地产贷款增速，P2P 网贷机构基本全部归零，探索金融反垄断治理机制等处置成效。三是发布商业银行股权管理办法和公司治理监管评估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加强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约束了部分非金融企业利用制度漏洞向金融业盲目扩张，《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明确逆周期资本缓冲初始比率设置，并定期评估和调整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办法（试行）》规范在线信贷业务和小微金融服务发展。

展望 2021 年，考虑到积极政策对经济推动的滞后性和经济增长内生性的逐步增强，我国经济复苏有望持续。在此背景下，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码的必要性下降，政策将更注重平衡好稳增长和去杠杆的关系和结构上的精准调整，不会大幅收紧和转向。宏观大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改变对银行业整体资产质量的悲观预期，稳中偏紧的流动性约束也有利于稳定的净息差水平。银行监管方面，严监管已经常态化，银行日常检查将继续从严，问题银行处置将继续推进。另外，2021 年是资管新规过渡期的最后一年，新老产品清理进入攻坚时期，非标资产的压缩也会对银行资产负债表产生一定冲击。TLAC 监管对我国大行资本提出更高要求，我国中小银行资本不足问题加剧，银行需要进一步加大资本补充力度。《商业银行法》、《中央银行法》等逐步修订，意味着银行业整体监管框架将逐渐成型，将重塑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和运营边际，促使不同类型银行专注主业，提升风险管理能力，采取差异化经营策略。

二、银行业经营情况

（一）资产规模增速加快

截至 2020 年末，银保监会发布的监管指标数据显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为 31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其中商业银行总资产 265.8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1%，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比重为 83.3%，整个银行业资产仍保持较快速度增长。

在不同类别银行中，大型银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资产同比增速分别为 10%、11.7%、11.2%、11.6%，股份制银行资产增速要高于其他类型银行。

资产增长较快的原因主要在于 2020 年银行业为应对疫情冲

击下复工复产，支持实体经济，各项贷款余额增长速度较快，根据央行统计，2020年全年各项贷款增加19.63万亿元，同比多增2.8万亿元。总体来看，贷款增长体现以下特点：一是工业中长期贷款增速继续提升，全年增加1.84万亿元，同比增长20%，增速比上年末高14.2个百分点；二是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增长速度加快，全年增加4.24万亿元，同比增长24.2%，增速比上年末高1.1个百分点；三是绿色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年末余额为11.9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0.3%；四是房地产贷款增速持续下降，2020年年末房地产贷款余额为49.58万亿元，同比增长11.7%，比上年末增速低3.1个百分点，连续29个月回落。上述贷款增速变化也体现了在直达实体经济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下，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和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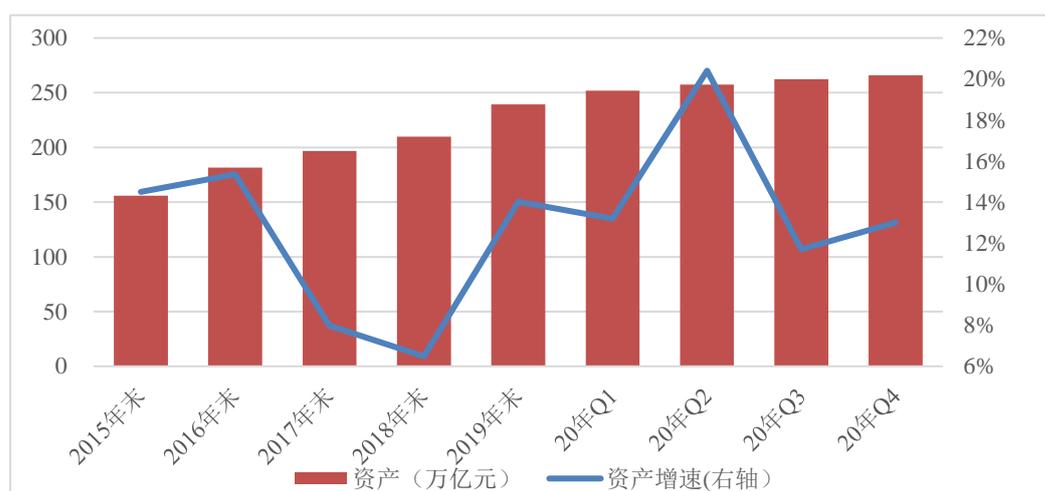


图1 商业银行资产及资产增速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二) 商业银行净利润降幅收窄

2020年全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94万亿元，同比下降2.7%，降幅较三季度末收缩5.6个百分点，商业银行平均资本利润率为9.48%，平均资产利润率为0.77%。全年来看，尽管各类型银行净利润均出现下降，但下半年以来还是明显出现改善。分机构类型看，大型银行环比改善最明显，净利润增速提升至3%，超出市场预期，城商行、农商行盈利增速下降幅度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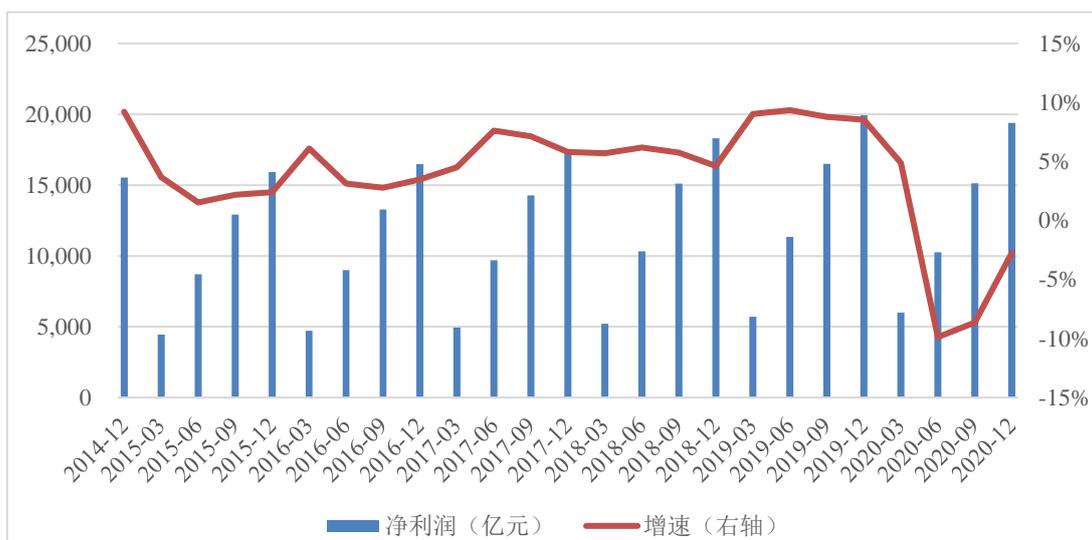


图2 商业银行净利润及增速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通过分析部分上市银行的业绩报告也可以发现，区域、结构分化加剧也进一步拉大了银行间经营差异。首先，全国性银行和地方性银行进一步分化，地方性银行之间也呈现出强者愈强的市场格局，且这一现象可能并非短期趋势。其次，营收同比显著大于净利润同比，体现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幅度依然较大。政策导向下，拨备计提的大幅增加使得营收与净利润指标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带有一定的政策导向特征。

（三）净息差企稳

以净息差衡量各类银行的盈利能力，2020年末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2.1%，较年初下降10BP。大型银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净息差分别较年初下降8BP、5BP、9BP和32BP，农商行的下降幅度显著高于其他银行，分季度来看，除了一季度大幅下降之后，之后三个季度都在缓慢回升，这体现了经济复苏带动下，银行净息差具有较强的韧性。净息差的下降，一方面来自于当前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以及中小企业的利息、本金延期的大背景下，银行资产收益率下行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受制于融资渠道和管理水平，中小银行的负债成本下降难度较大。但也应该看到，银行净息差也受到一定程度上政策利率的保护，2020

年最后 8 个月 LPR 报价维持不变，也对商业银行净息差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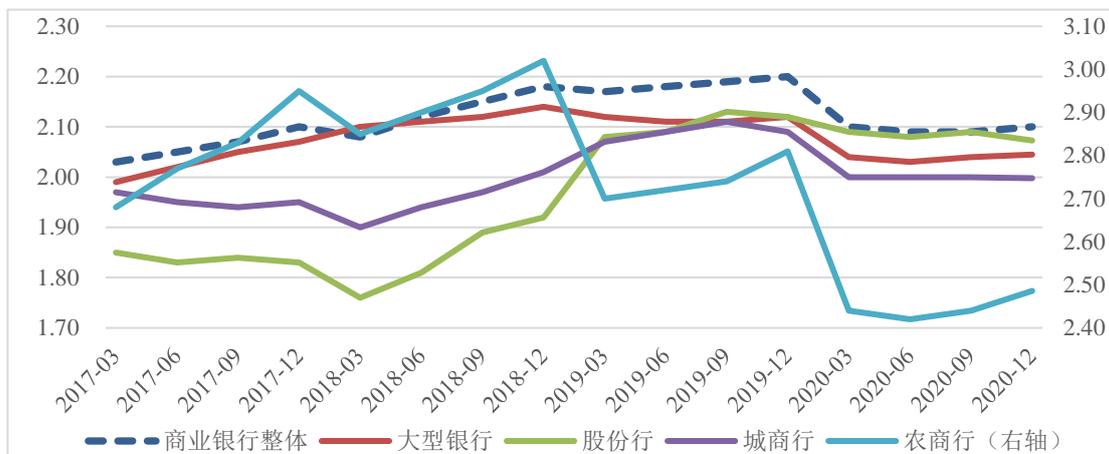


图 3 商业银行净息差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四) 风险状况

1. 不良贷款率首次下降

截至 2020 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额达 2.7 万亿元，相对于年初增加了 2880 亿元，增速达到 12%。从最近几年不良贷款余额走势来看，不良资产余额处在上升趋势，且上升幅度要显著高于资产增速。但由于四季度加大了核销力度，年末不良余额较上季末减少了 1336 亿元，首次出现余额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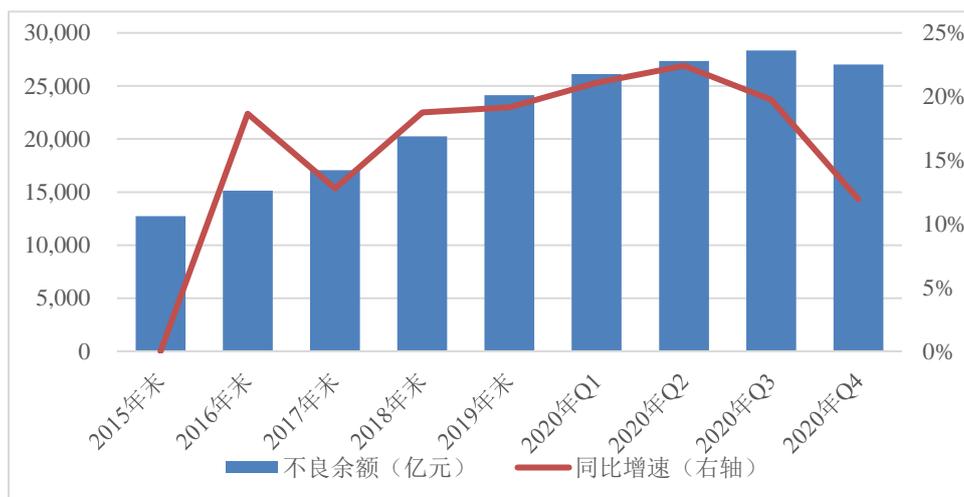


图 4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为 1.84%，较 9 月末下降了 12BP，较年初也下降了 2BP，近 8 年来首次出现了下降。其中，大型银行不良率为 1.52%，较年初增加了 14BP，但总体保持较低水平，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率则下降了 14BP，城商行和农商行近年来已经上升到高点，城商行大幅回落 51BP，农商行不良率小幅下降 2BP，仍然处于 3.88% 的高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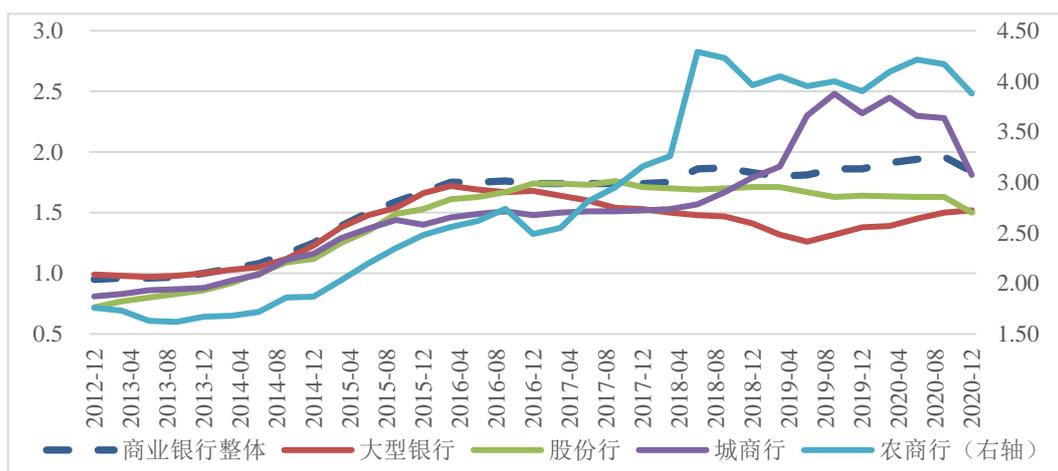


图 5 主要类型银行不良率变化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银保监会。

不良率的下降，一方面得益于银行经营业绩改善与信贷投放逆周期扩张，但更大程度上还是来自商业银行加大了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0 年银行贷款核销金额达 12180 亿元，较 2019 年增加 1629 亿元，同比增长 15%，创近年来新高，且自 2018 年以来连续三年核销贷款均超过 1 万亿元。其中 2020 年上半年银行贷款核销 4463 亿元，下半年核销 7717 亿元，核销力度明显提升。这也与监管部门指导商业银行加大不良核销力度的政策方向相契合，银保监会、财政部门等着力疏通不良资产核销、批量转让及抵债资产处置等政策堵点，出台专门文件，指导银行采用多种方式加大不良处置，呆账核销政策获得新突破。除了贷款核销之外，商业银行也在采用多种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包括与资产管理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加快发行不良资产支持证券（ABS）等，甚至有中小银行打算借助定增计划清理不良贷款存量。

尽管不良率有所下降，但 2021 年银行的资产质量仍然不容乐观，首先，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到期后，将有少部分贷款转为不良贷款，或将集中在 2021 年三季度暴露，而其中城商行和农商行中小微企业客户较多且资质较为下沉，资产质量或受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延缓暴露冲击会更大。其次，监管对不良认定标准趋严。监管鼓励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贷款，鼓励部分符合条件机构将逾期 60 天以上贷款纳入不良，银行不良贷款率预计在一定程度上还会上升，金融风险上升压力尚存。第三，一些特定领域的风险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缓解，一是弱资质房企融资渠道收窄，二是区域性信用风险分化加剧，三是产能过剩行业短债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从监管层面，需要提前研判并建立政策和工具储备，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做好协调与配合，共同为企业和实体经济提供更多帮助。从银行层面，则要一方面提高支持企业有效信贷需求的效率，直达企业，避免被僵尸企业占用资源，并针对不同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信贷优化重组；另一方面则应及时补充资本金，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和信贷供给能力，同时金融机构抓住时机进一步深化内部改革。

2. 风险抵补能力分化较为明显

拨备覆盖率体现了银行抵御预期损失的能力。2020 年末，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 5 万亿元，较三季末增加 1164 亿元；拨备覆盖率为 184.5%，较三季度末增加 5 个百分点，较年初也仅下降 1.5 个百分点，该指标反映商业银行风险抵补能力有所加强；贷款拨备率为 3.39%，较上季末下降 0.14 个百分点。当前总体拨备情况依然高于监管要求，且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稳健水平，风险抵补能力仍处于合理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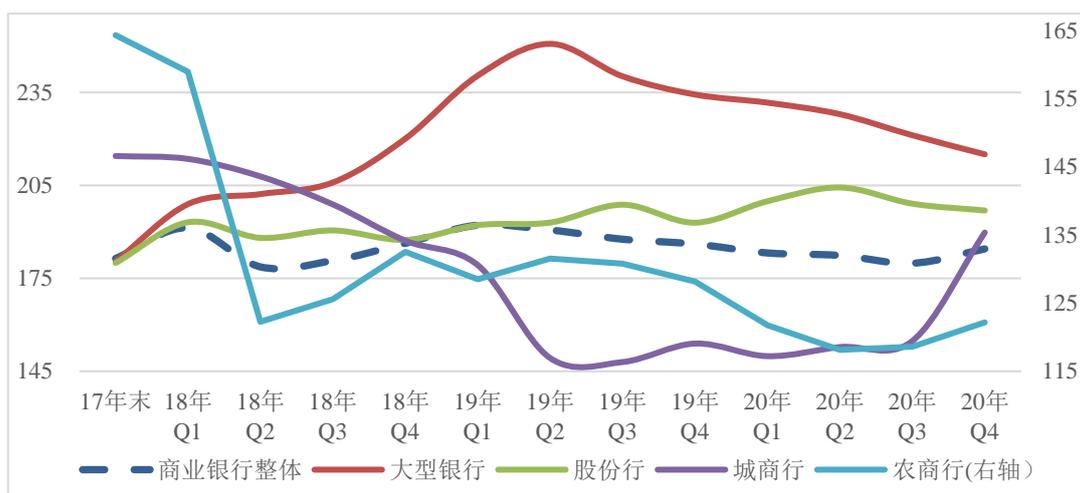


图6 主要类型银行拨备覆盖率变化 (单位: %)

数据来源: 中国银保监会。

但也要看到尽管大中型银行的抵补能力较为稳健,但城商行和农商行却大幅低于平均水平。其中,大型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为 215%,较年初下降 19 个百分点。大型银行本身拨备覆盖率较高,远超最低标准,适度下调可适当优化利润结构。股份制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 197%,较年初增加了 4 个百分点,保持了比较稳健的资产核销力度。城商行 12 月末拨备覆盖率为 190%,较年初增加 36 个百分点,风险抵补大幅提升,已经超过平均水平,并接近股份制银行的水平。农商行年 12 月末拨备覆盖率为 122%,较年初下降 6 个百分点,已经大幅低于 150% 的安全区间,出于对未来风险因素的考虑。当前农商行不良率仍然偏高,要高度关注这些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3. 流动性风险较为稳定

流动性比例。2020 年末,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为 58.4%,较年初下降了 0.05 个百分点,分银行类型来看,大型银行流动性比例上升 0.9 个百分点,略有上升,股份制银行下降 6 个百分点,城商行和农商行分别上升 4 个百分点和 2 个百分点,整体变化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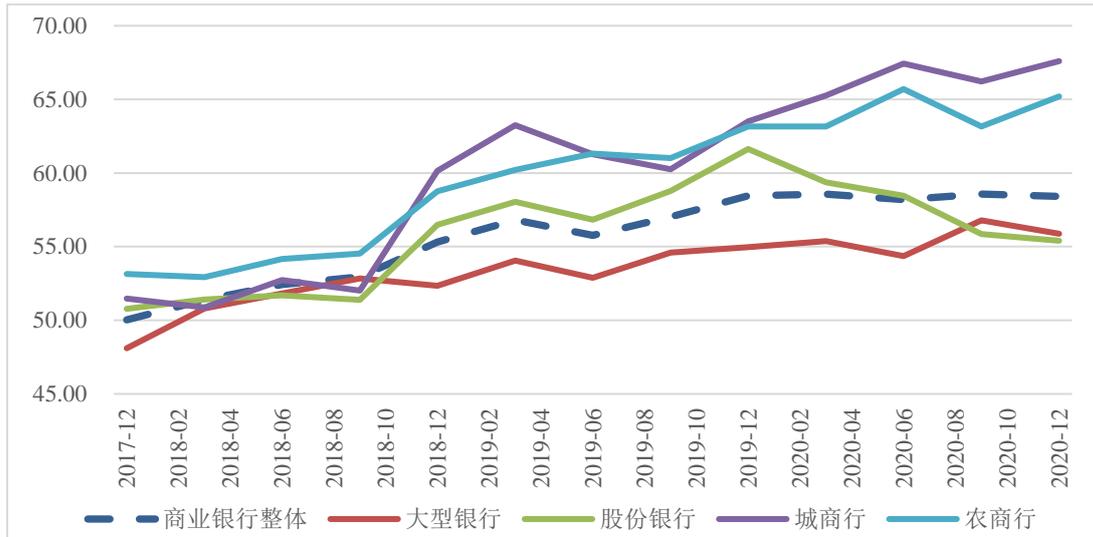


图7 主要银行类型流动性比例变化 (单位: %)

数据来源: 中国银保监会。

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为 2.3%，在前三季度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四季度有所回升，但仍低于年初水平。贷存比（人民币境内口径）为 76.8%，较年初上升 1.41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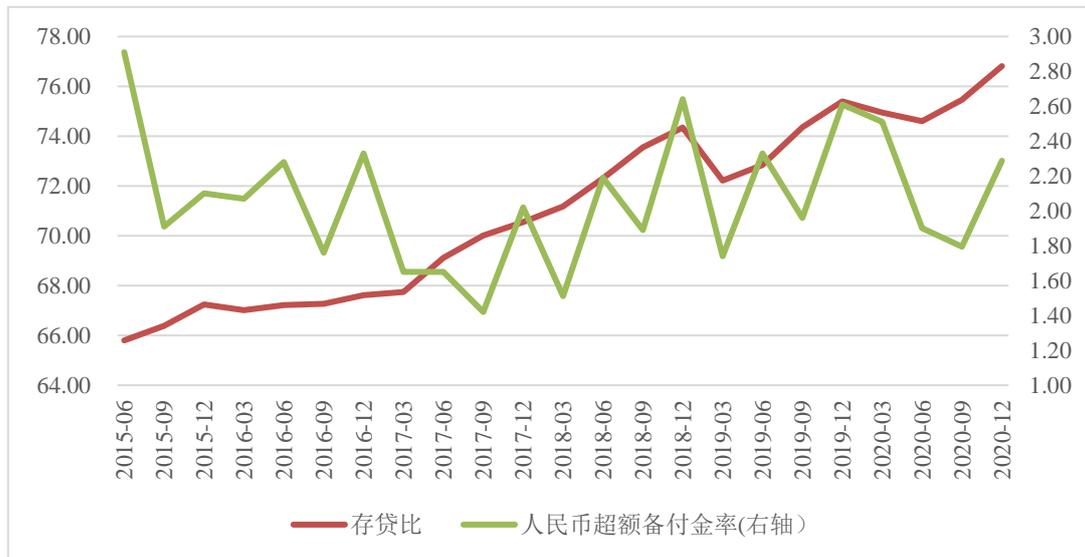


图8 商业银行整体超额备付金率与贷存比变化 (单位: %)

流动性覆盖率是衡量商业银行短期流动性的重要指标, 2020 年末流动性覆盖率为 146.5%，四季度有所上升, 但从全年来看, 较三月末高点已经下降了 12.9 个百分点。但流动性覆盖率仍高于《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中要求的 100% 监管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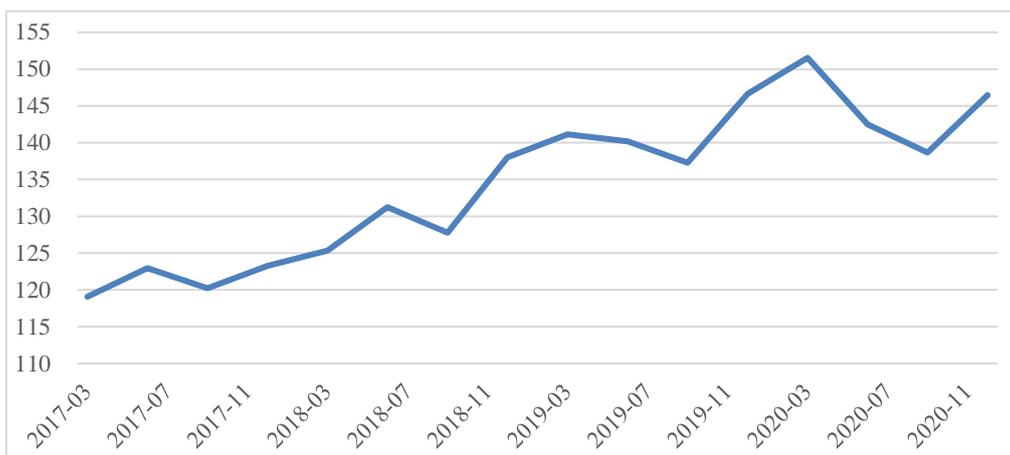


图9 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变化趋势 (单位: %)

数据来源: 中国银保监会。

从分析可以看出, 商业银行的各项流动性指标数值都满足监管指标的下限。未来大型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要点仍然应该是不断提高额外流动性的运用效率, 最大化资金利用价值; 股份制商业银行需要重点保持流动性指标的稳定性, 并对市场流动性压力情景做好充分的准备; 中小银行流动性风险面临较大挑战, 未来还是应该在加强核心负债、降低负债成本、增加资本金补充和合理压缩同业资产规模上多下功夫。

4.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压力增大

2020 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 10.72%、12%、14.7%, 总资本充足率较年初增加 6 个 BP。在结构性上, 其他一级资本对资本充足率的贡献继续上升, 从年初的 1.03% 上升到 9 月末的 1.28%, 上升了 25BP, 体现了近年来监管引导银行多渠道、多层次补充资本的政策在持续发挥作用, 资本结构合理性也在提升。但整体来看, 我国商业银行其他一级资本占比仍相对偏低, 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其他一级资本充足率更是大幅低于平均水平, 所以在政策上进一步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二级资本充足率贡献率 2020 年末为 2.70%, 较年初仅上升 1BP, 较 9 月末下降了 4BP, 受包商银行、锦州银行等信用事件影响, 市场对中小银行的二级资本债认可程度出现一定下降, 二级资本

补充渠道仍不太通畅。此外，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较年初下降了20BP，作为银行抵御风险最核心的工具，核心一级资本下降会进一步增大市场对银行的风险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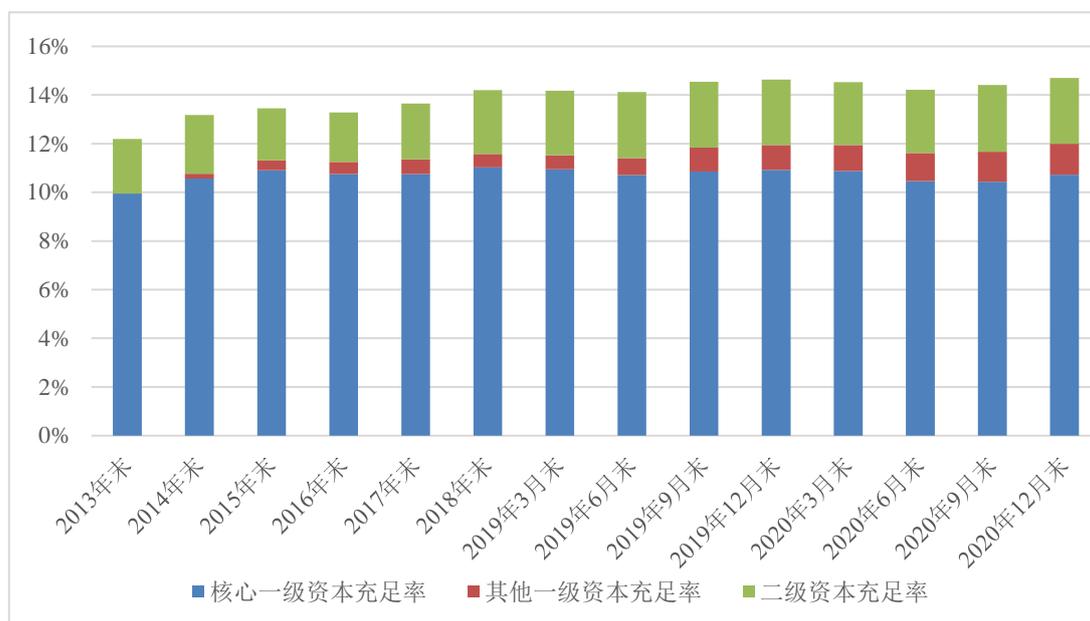


图 10 资本充足率结构变化趋势

分银行类别来看，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为 16.5%，要显著高于其他银行，并且仍呈现上升趋势。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3.6%、13%、12.4%，其中城商行、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仍处于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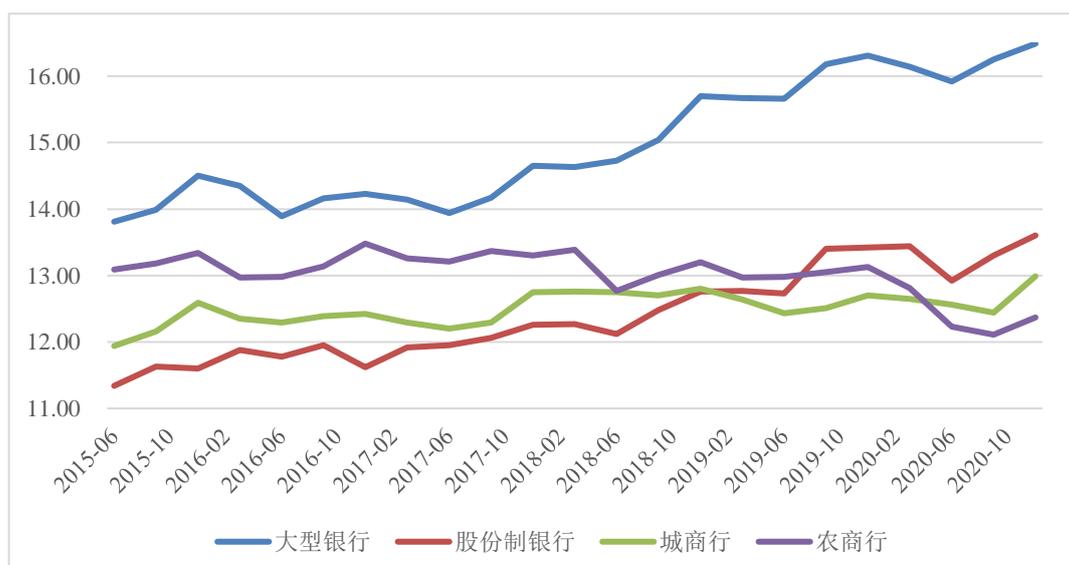


图 11 不同类别银行资本充足率变化趋势 (单位: %)

三、2021 年运行展望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全球能否战胜疫情、经济恢复常态化发展的关键一年。受低基数影响，2021 年中国经济将出现高增长，通货膨胀呈现更加复杂的结构性特征，宏观政策的边际收紧有助于推高银行的净息差，但也可能增加部分中小银行的经营风险，此外，在房地产信贷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限制的同时，政策将进一步引导银行贷款流向实体经济，并积极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从监管环境以及银行业自身发展来看，2021 年有如下几个值得关注的重点。

（一）加大风险处置力度，防范系统性风险

2020 年，一些高风险金融机构和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序处置，系统性风险已经较前几年得到明显缓解。预计 2021 年，各项风险处置工作将进一步延续。一是化解存量风险。根据人民银行《金融稳定报告（2020）》的数据，我国目前有高风险金融机构 545 家，主要集中在中小银行机构（特别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预计在 2021 年，监管部门将全面推进中小银行改革，继续有序处置重点机构风险。与此同时，支持中小金融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完善公司治理，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增强金融机构稳健性。二是完善重大案件风险和重大风险事件处置机制，加大对非法金融以及“无照驾驶”打击力度。三是完善监管制度，防范系统性风险。建立、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是近年来监管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等监管制度陆续出台，2021 年 2 月 26 日，银保监会又发布了《银行保险机构恢复和处置计划实施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旨在推动大中型金融机构审慎经营，维护金融安全和稳定。

（二）强化金融科技和互联网业务的监管

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周期启动背景下，金融科技呈现高速发展的局面，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途径，为推动金融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引擎。但与此同时，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同时，金融业务边界不断模糊化，也带来信息（尤其是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这对金融监管提出了较大挑战。2020年10月31日，金融委会议提出“当前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必须处理好金融发展、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关系”、“依法将金融活动全面纳入监管，有效防范风险”。2020年11月2日，中国银保监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该办法明确网络小额贷款业务未经银保监会批准，不得跨省级行政区域开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明确了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在注册资本、控股股东、互联网平台等方面应符合的条件等；2020年11月10日，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该指南构建了平台经济领域竞争评估的基本概念框架，提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几种情形等。所有上述迹象表明，金融监管发生结构性变化，金融科技监管开始显著趋严。

总体上看，目前针对金融科技（包括银行的互联网创性）的监管遵循了三个主要的原则，一是全覆盖监管，开展金融业务必须要持有相应的牌照，并被纳入相应的监管体系，避免出现监管真空；二是一致性监管，即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在开展实质相同的业务时，监管的标准应该统一，避免出现监管套利空间和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三是分类监管，即不同类型的机构，在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或互联网渠道时，不得改变其机构业务开展的客户或地域范围。从2020年末以来，监管部门先后针对互联网存款和互联网贷款业务出台了监管规定，严禁地方法人机构利用互联网渠道突破经营的给予限制。

随着网贷新规、平台经济反垄断等金融科技监管政策陆续出

台，原有的一些业务合作模式、盈利模式都将受到冲击，部分中小银行和金融科技企业的获利空间或将明显压缩；此外，对于数据要素市场的规范与监管强化，也会对现有的数字金融市场格局和业务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监管规范的背景下，金融科技以及相关创新将日趋规范，市场竞争也将趋于理性，行业的发展、市场份额的争夺主要取决于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尤其是科技实力、研发实力等。

（三）应对监管与竞争挑战，提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

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以及监管强化等因素交互影响下，商业银行被动的、各业务条线割裂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对此，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将逐步向主动的、各业务条线统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转型，全面加强表内外资产负债的统筹管理。

一是强化资本约束，优化资源配置。随着监管要求的逐步强化，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银行》附件的出台，预计 2021 年，中国银行业仍将面临较大的资本补充压力。除通过拓展资本补充渠道，加大利润留存力度等方式来补充资本外，商业银行还需要建立健全资本规划机制，优化资本配置，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一方面，强化资本在资产配置决策中的指导作用，以资本支撑能力为上限，确保信贷投放总量及结构与资本承受能力相适应，将资产增长从负债推动转向资本约束模式。在资本回报方面，坚持以风险调整后的收益为核心，适当加大对 RAROC 较高业务的支持力度，收缩或放弃高风险低收益的业务，优化资本在贷款、债券投资、同业业务之间的分配，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要逐步降低对高资本消耗业务的依赖，大力发展低资本消耗的轻型化业务。

二是提高负债管理质量，降低负债成本。过去几年中，监管

对存款市场竞争的规范力度不断加强，2020年，除继续推动结构性存款的治理外，对互联网存款、靠档计息等不规范的竞争行为也进行了规范。在监管趋严的背景下，2021年，银行业应更加理性地制定负债管理策略。一方面，要突出存款的核心地位，增加客户黏性和资金稳定性，主动改善被动负债的可控性。在期限结构安排上，鼓励中短期资金的组织，扩大活期、短期存款的FTP点差，鼓励经营机构优化存款结构。另一方面，在合规前提下发挥主动负债的补充作用，优化负债结构，降低负债成本。由于主动负债在功能和资金性质方面差异较大，应根据不同负债的定位实施差异化管理。首先，银行应充分理解和执行央行货币政策，以成本为导向，合理安排负债来源结构，有效控制负债成本，增强负债稳定性和主动性，加强对其他各类负债的统筹管理，合理安排负债结构和期限。其次，应回归本源，针对不同的资产运用目的匹配不同的负债来源。

三是加强表内外资产业务的统筹管理，提升资产业务综合收益。一方面，商业银行资产配置要从信贷市场向整个金融市场拓展，逐步打通表内狭义信贷与金融市场业务、投行发债等资产配置的边界，最大程度实现资源整合，并综合考虑资本、结构、收益等多方面因素，合理配置各类资产推动业务发展，提升资产业务的综合收益水平。另一方面，还要积极盘活存量资产，通过证券化、信贷资产转让等方式加强资产流转和打通资产出口，提高对资本、流动性、集中度等的动态调整能力。

版权公告：【NIFD 季报】为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版权所有，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有违反，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报告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不代表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制作单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